

愛吾廬筆記

續卷

愛吾廬筆記續卷

莊暴章王變乎色趙注謂愠恚莊子道其好樂也此以恒情畫出驕主一時模樣亦得然不如朱注之穩

王嘗語莊子以好樂閻若璩謂君前臣名莊暴對孟子猶三稱名孟子於王前曰莊子此記者

之誤世宜案以胡齧孔距心例之子當為暴其
誤無疑

郝京山讀書通旱通曠按說文旱不雨也曠乾
也詩王風曠其乾矣傳曠菸貌旱與曠古無相
通者

敬齋古今註以兄戴蓋祿萬鍾謂蓋為車蓋此

名而不以為名者解無若丹朱傲謂傲即冢鄭
氏解吾黨有直躬謂姓直名躬此非名而以為
名者皆尚竒之過

說文糸部紛馬尾韜也段注韜劍衣也引申為
凡衣之稱釋名曰紛放也防其放弛以拘之也
揚子言車軫馬駢馬駢謂結束馬尾豈韜之而

後結之乎世宜按韜通條類編條或从音作韜
是也周禮巾車革路龍勒條纓五就注革路挽
之以革也條讀為條其樊及纓皆以條絲飾之
然則尾之有條猶額之有錫曾之有纓皆以為
飾也段說恐非

吳山夫別雅纒縲縲也引史記孔子世家太

史公自序漢書司馬遷傳字俱作紕又引廣韻
紕亦作緲二字音義同世宜按漢碑俱有紕字
無緲字五經文字緲本从世緣廟諱偏旁今經
典共準式例變然則紕作緲猶泄作洩也唐以
前無緲字

說文口人所以言食也易頤卦曰君子以慎言

語節飲食傳立口銘病從口入禍從口出皆口
字正義

易君子以儉德辟難朱子謂收斂其德不形於
外與注論語儉節制也同義然易虞注云儉或
作險荀子富國篇俗儉而百姓不一注儉當為
險劉脩碑動乎險中險又作儉左傳襄廿九年

傳險而易行注險當為儉字之誤疑古儉險二字通用

說文口部右助也段注又者手也手不足以口助之故曰助也又云今人以左右為十又字則又製佐佑為左右字世宜案自周伯琦張謙中趙古則先有此說然石鼓文中已有左驂播播

右駢駢字何也

志與意字皆從心說文志意也意志也互相轉
注至朱子曰志者心之所之意者心之所發更
復了了

王觀國學林字書噤啗語多也噤亦作謹茲損
切啗亦作譖徒合切其字从口或从言其義一

也詩人多用偏旁之文故用沓乃啗之省文耳
核其義則沓者重也合也世宜案學林所謂字
書即玉篇廣韻也而說文有噉字無啗字人部
又引詩作傳沓何也

孫惕齋讀經校語桓公三年齊侯送姜氏于謹
云謹歡之借也說文引春秋傳齊人來歸歡應

劭注漢書地理志引左傳入于鄴陽關引春秋
取鄴字並从邑世宜案經傳中國名地名多借
字如治岐之岐本作邾今惟漢書地理志匈奴
傳作邾經典則有岐無邾胙祭之祭本作邾今
惟穆天子傳作邾餘自左傳國語史記逸周書
竹書紀年俱有祭無邾燕許之許本作邾今惟

史記鄭世家作鄒餘作許或假呂或假甫無作
鄒者至如鄆借豐鄆借息鄆借庸鄆作檜鄆作
奄鄆作繒郭作號經傳多有之

伊尹放太甲孟子書兩見孫氏示兒編乃謂放
與教篆文相近放當是教之譌張惕庵取之直
斷伊尹無放太甲事謂書止云營於桐宮密邇

先王其訓非放也且太甲天資非大昏謬者夫
為人主曰不惠曰不明曰不類非昏歟為人子
孫曰敗度曰敗禮曰顛覆非謬歟書雖不言放
而元祀既見厥祖是即位也而乃徂桐宮非放
而何古書譌誤亦有之乃萬章篇一誤盡心篇
再誤左傳伊尹放太甲而相之既誤書序大甲

不明放諸桐亦誤田延年對霍光易放為廢又
誤何無一正之者且忠焉能勿誨周公之所以
撻伯禽也公孫丑乃以教為問歟即公孫丑固
言教孟子忽言慕何異問牛答馬乎此尤不待
辨而明者

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下句

稱字即從上句邦人貫下如孟子見襄王章下
兩對曰即從上吾對曰貫下皆古文省筆故朱
子不更注覺軒蔡氏乃引曲禮正義謂邦人自
稱於諸侯孫暢齋駁之最當

皜皜乎不可尚已焦循從毛竒齡說歷引列子
釋文文選詩注楚詞謂皜皜即是顛顛言孔子

之盛德如天之元氣皓旰尚即上也不作潔白
說世宜案此即子貢猶天不可階而升之意然
於上秋陽河漢二語已說成兩極不如趙注朱
注為妥

說文火部爛火焰也段注云文選蜀都賦高爛
飛煽於天垂善注引說文爛火焰也爛即爛之

省今人書光燭者作此字為正古多假炎為之
世宜案說文炎訓火光上也燄訓火行散燄燄
也則燭燄燄炎四字俱相通故左傳其氣燄以
取之漢書作炎未見光燄必光燄而炎又為古
假借字也

旨甘旨指手指指意旨說文義別經典多混

古惟有亭字亭民所安也故老子曰亭之毒之
注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孫綽天台賦羲和
亭午猶直午也俗乃作停字前漢書西域傳其
水亭居水止曰亭俗又作滍字

古終巳字即辰巳字漢西狹頌為害無巳不作
巳玉篇辰亦訓止今乃別出巳字古逢遇字即

逢蒙字左傳逢伯陵逢丑父漢童子逢盛漢淳
于逢訢俱不作逢六書正譌逢遇也姓也隸作
逢作逢非今乃別出逢字即顏氏家訓亦曰逢
逢之別豈可雷同則相承已久矣古况字即賜
况字今自爾雅已出貺字又分况况况為三字
是古合而今分也古亂訓治敵訓煩今統用亂

字古易為含易陽為山陽今統用陽字是古分
而今合也

葉東谷與宜辨字謂軌字必不可加點寬字必
不可無點此從古也又謂壽必作壽歲必作歲
此從今也世宜甚以為怪夫軌之加點寬之少
點壽之作壽歲之作歲皆漢碑上字今乃是其

所是而非其所非豈同文之義也哉當名之曰
通俗字

段氏詩經小學云古閱穴通老子塞其兌閉其
門兌即閱之省假借字世宜案易說卦傳兌為
口塞其兌即塞其口甚明毋庸假兌為閱也

詩齊風猗嗟名今傳自上為名段氏詩經小學

引薛綜西京賦注昭眉睫之間是名可从目作
昭也世宜案說文無昭字假名為昭猶瞻可假
詹盻可假監不必从目作昭字也

趙古則六書正義尻字注處也居字注居室也
世宜案處與居室義殊不別尻乃居處字居乃
古蹲踞字書乃夷居詩自我人居居毛傳懷惡

不相親比之貌此為居之正義非居室之謂
左說文訓臂上也或體作肱是左古字肱今字
讀書通乃云肱通作左可謂源流不別

六書正譌衝通道也从行从童又蒙衝戰船別
作輶輿並非世宜案說文輶陷敝車詩臨衝乃
假借何反以為非乎若艨艟則後起字集韻通

艫於蒙或可借衝為艫字也至重童混用如漢
碑之僮作僮動作動種反為種種反為種亦指
不勝屈

顧南原云五經文字鐘樂器鍾量名今經典或
通用世宜案自周以來鍾鼎款識如許子鍾遲
父鍾齊侯鍾鐘多有从重者漢校官碑鄭固碑

以鍾為鐘楊著碑繁陽令楊君碑張納碑以鍾
為鍾不獨經典然也

說文青部靜詳案也立部靖亭安也靖立靖也
段注云采色詳案得其宜謂之靜安靜字宜作
靖靖謂立容安靖也世宜案亭安與立靖詞異
而義同亭亭獨立亭即立也靜而后能安靖以

安也至靜訓詳案謂審於理也無所謂采色若
謂字從青則靖亦從青何以別乎

說文黑部黔黎也从黑今聲秦謂民為黔首謂
黑色周謂之黎民易曰為黔喙詳許文義明以
黎訓黔也段氏乃始則云與驪糝字同音故借
為黑義繼又引釋詁曰黎眾也引詩桑柔傳曰

黎齊也而以宋人以黑色訓黎為誤語殊顛倒
至周伯琦據秦泰山石刻謂當作勑以黎為非
亦未確

吳山夫云黎民字本作黎漢隸如靈臺碑犁元
賴榮三公山碑羣犁百姓造橋碑撫育犁元校
官碑惠我黎蒸桐柏廟碑黎庶賴祉街彈碑黎

民用宜城垣碑藜首受 多不用黎字又有變

作荔者

周伯琦說文字原丑手械因聲借爲子丑字俗
作杻杵並非世宜案史稱黃帝命大撓定甲子
倉頡為黃帝臣作書契乃無子丑本字用借聲
此不通之說也且唐虞上刑赭衣不純中刑襍

履下刑墨幪無所謂桎梏也桎梏而坐諸石周禮有之杵乃桎梏之別名故說文曰杵械也謂丑為杵本字子丑為借聲與午為古杵字酉為古酒字恐同臆說

六書正譌焮祭也俗作烘非世宜案詩叩烘于焮毛傳烘燎也說文有烘無焮伯琦獨以焮為

正烘為俗不知何據

石經公羊殘碑祖之所還聞隸釋還板本作逮
世宜案說文隶隸同部逮入辵部凡三見皆訓
及周伯琦以逮為非固拘以迨為非則是說文
無迨字也其還迨二字說文互相轉注不訓相
及徐鍇引史記魚鱗雜還謂還迨並進進則無

不及義亦可通此玉篇所以訓逕迨為相及也
然各自為字不可謂逕即逮也石經以逕為逮
殆借義不借音歟惟迨確是俗字今經典屢用
不省所出不知譌迨為迨歟抑即隸字省木省
隶而加辵歟是不可曉

道涂字經中惟周禮最古古本無塗字漢書禮

樂志大朱涂廣師古注涂道路也釋名涂度也
人所由得通度也漢周憬勳銘行旅語於涂陸
郊令景君闕銘假涂郊□魏大饗碑陳兵清涂
張平子碑垂名於一涂俱不作塗字塗塗塗皆
隸之變者至途字尤俗劉氏隸韻乃分途塗為
兩字又於途字下小注曰亦作涂不考之甚

復古編裏回寬衣也別作徘徊非而漢平都相
蔣君碑張公神碑禪國山碑並有徘徊字消搖
猶翔翔也別作逍遙非云是字林所加而張平
子碑已有逍遙字敝區从危从支从官从區作
崎嶇非而桐柏廟碑又有崎嶇字豈弟作愷悌
非而張遷表受禪表已有愷悌字但諸碑皆隸

隸固篆之變作篆者仍以復古編為正

吳山夫別雅李邕婆羅樹碑一歸可門吾淮張
力臣云可門者何門也說文誰何之何本單作
可其從人者則為儋何之何世宜案石鼓文第
二其魚佳可可以貫之可即何也疑古省又案
說文可部可肯也人部何儋也一曰誰也而吳

山夫云誰何之何本單作可不知所據何本

漢書外戚班婕妤傳始為小使蛾而大幸如淳
曰蛾無幾之頃也師古曰與俄同世宜案俄古
只作我故我字前注曰施身自謂也後注曰或
說我頃頓也蓋即玉篇訓俄為須臾之義與如
淳注合而段氏讀頃為平聲訓頃頓為傾側似

強

左傳被苫蓋杜注蓋苫之別名韻會入合韻讀
與蓋祿萬鍾之蓋同

柳子厚為王叔文母劉夫人墓志銘云叔文堅
明直亮有文武之用待詔禁中道合儲后獻可
替否有康弼調護之勤訐謨定命有扶翼經緯

之績將明出納有彌綸通變之勞內贊謨畫不
慶其位利安之道將施於人而夫人終於堂知
道之士為蒼生惜焉此與子雲之劇秦美新何
異皆文之醜者昔人筆銘云毫毛茂茂陷水可
脫陷文不活戒之哉

昌黎鄭尚書序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

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洪容齋
據唐史鄭權傳薛廷老傳謂權乃貪鄙之士韓
公以為仁者何耶世宜案本文仁者不富乃湖
權前鎮襄陽帥滄景尹河南刺華州及為工部
尚書時事故下接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唐史二
傳所載以公家珍寶赴京師以輸恩地乃其後

事此豈足為韓公病哉且君子贈人以言有贊
焉者有勉焉者權因鄭注通王守澄以得節鎮
其意可知公以仁者稱之贊之即以勉之也而
權不納其言公其如之何哉

說文駢系馬尾也段注詩四介左傳不介馬而
馳之介疑古駢字世宜案詩毛傳左杜注俱訓

介為甲秦風伐駟鄭箋伐淺也謂以薄金為甲
之札是古戰馬皆被甲諸說甚明毋庸援太元
經車軛馬駢擅改經字

說文𦍋絆馬足也與繫同引春秋傳曰韓厥執
𦍋前無馬字蓋繫古本作𦍋今本俗寫者譌衍
為兩字耳

詩中用將字最多義亦各異鵲巢百兩將之將
大也燕燕遠于將之將送也丰悔予不將兮將
行也氓將子無怒將願也將仲子兮將請也有
女同車佩玉將將鳴玉而後行也四牡不遑將
父將養也北山鮮我方將將壯也楚茨或肆或
將將齊也執競磬筦將將將集也我將我享箋

云將猶奉也

孟子書章法最矯變不測如襄王章以出語人
一句作主通章俱作叙述語此一奇也墨者章
首提徐辟一句中閒夷之孟子兩相問答俱以
徐子作轉捩又一奇也逢蒙章下節原以証上
節乃兩兩分開不用繳轉如各叙其事然禹稷

當平世章第二節先作一束下止單結禹稷末
復忽作兩諭詘然而止齊人章以君子作結不
自作斷語便是左傳中文法注謂章首當有孟
子字似可不必

堯典咨四岳蔡傳云四岳官名一人而摠四岳
之事至傳舜典覲四岳羣牧又曰四岳四方之

諸侯前後異解世宜案堯典四岳下明有僉曰
之文僉則非一人似當以後解為正

韓昌黎作樊紹述志銘曰惟古於詞必已出降
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至今用
一律又與劉正夫書曰宜師古師其意不師其
詞此昌黎文所以夏夏獨造與揚子法言曰如

其智如其智曰雖有民焉得而塗諸王通中論
曰焉知來者之不如昔曰是故惡夫異端者應
吉甫華林集詩曰文武之道厥猷未墜猷非道
乎孫盛晉魏春秋曰某年帝正月晉魏一統天
下非列國何帝乎謝惠連雪賦曰雪之時義遠
矣哉雪之時義有甚遠乎此皆師其詞之弊剽

竊之尤者也若儀禮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
之及享發氣盈容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鄉黨
易之曰執圭鞠躬如也享禮有容色賓退必復
命曰賓不顧矣便如點鐵成金

益稷無若丹朱傲孔檢討廣森經學卮言云是
二人傲即象也帝繫曰瞽叟生重華及產象傲

象為人傲很因以為號若共工稱康回鯀稱檣
杙之比小注又引管子若傲之在堯劉景升與
袁譚書曰昆弟相嫌未若重華之於象傲此可
於朱外備一說然又謂漆書古文作臯論語臯
盪舟即所謂罔水行舟者也舊以為夏時澆非
是世宜案傲古或作臯然古亦通澆如以盪舟

之鼻為象傲之傲象固封之有庠以富貴終其
身胡云乎不得其死耶此說恐非

大誥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蔡傳猷發語詞蓋
猷通猶猶通由由又通繇爾雅都繇於也蔡氏
本之為傳孔檢討引正義猷訓道也又云鄭王
本猷在大誥下漢書王莽攝位東郡太守翟義

叛莽莽依此作大誥亦道在大誥下且謂莽誥
字規句擬可以正今書之誤然何以下微子之
命又有王若曰猷殷王元子乎即謂此為說古
文不足信而多士篇王曰猷告爾多士多方篇
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又曰嗚呼猷告爾有
多方士以經証經則正義訓恐不可通鄭王莽

本恐不足據

大學克明峻德書作俊韻會俊又作峻是也鄭
注俊德賢兼人者就用人說與大學異然史記
易俊為馴馴順也詩應侯順德則仍指自明其
德也或又謂堯典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堯
德已著此句就用人說合上節正與九經脩身

尊賢之序合大學乃斷章取義其說亦通

試可乃已史記五帝本紀作試不可用乃已意較明然直率以可為不可猶以不顯為顯無念為念皆古人句法上文噐訟可乎句亦然

成二年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杜注言死易得無為取夏姬以速之甚得左氏語妙朱武曹

彬以有訓為以不獲死謂非正命反失之

宣十二年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是字正指上德
刑政事典禮杜注言征伐為有罪不為有禮意
本明白朱武曹乃謂不可與敵即不有是征以
有字改為字意轉差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麓與鹿錄古通故孔

傳訓麓為錄謂使舜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
雨時各以其節不有錯迷愆伏馬鄭訓麓為山
足蔡傳本之但舜徵五典已官司徒納百揆已
位冢宰後納之山麓何哉

昭廿六年則有晉鄭咸黜不端杜注謂晉文殺
叔帶鄭厲殺子頽咸字指晉與鄭朱武曹讀如

克減侯宣多之減大失本義至帥羣不弔之人
句杜注弔至也朱訓弔為善則得之

左哀公十七年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窺尾衡
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讀衡流而方羊
裔焉句絕杜注裔水邊言衛侯將若此魚世宜
案當以裔焉大國為句郭注方言曰邊地為裔

齋焉大國猶言鄙於大國也

吾與女弗如也管異之云與猶以也以猶謂也
漢人謂孔子自謂不如顏淵其解固謬而朱子
謂與為許其於辭亦迂曲非經義之本然世宜
謂如注意乃曲而深如管說則陋而淺朱子斷
不可輕議

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朱彬
謂白馬白人其白不同兩也字與耶字同與下
文長馬長人一例異於猶言異夫非衍字也注
言白馬白人同謂之白殊失孟子本指世宜案
如張子說只衍二字如朱說便當易三字也與
耶同於則與夫異且趙注白馬白人同謂之白

即朱注白馬白人
不異原不失本指
若如所言
異夫白馬之白與
白人之白無以異
耶則已坐
實異字下文不識
二字如何轉接

子服堯之服趙注
服堯衣服不踰禮
也即孝經
非先王之服不敢
服意朱彬謂服習
也事也服
堯之服當是習堯
之事且謂堯之黃
收純衣非

常人之所能御可謂刻舟求劍

古者言之不出管異之云出如小德出入之出
訓踰也過也以范氏之說為非

一者何也本孟子語趙注謂為冕問朱彬駁之
良是

賢賢易色管異之述梅抱孫說此章專就人倫

為說下二句言事親事君此則指言夫婦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世有不取其賢因無色而相厭棄者矣亦有但取其色雖不賢而相親愛者矣關雎之序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王道始於斯聖學亦始於斯世宜案陳句山亦主此說似可補注

父在觀其志章兩其字俱指父言上句即曾子
事會哲下句即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
三年言其久三年無改即終身不改與五十而
慕同意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孔安國云小被也鄭注
云小卧被是也說文被字注云寢衣長一身有

半衾字注云大被周理衷曰葛生詩毛傳云齊
則角枕錦衾衾則被也是可謂寢衣即衾之証
乃管異之云寢衣果衾也是則人之所同有也
其長一身有半也是亦人所同有也鄉黨何以
獨為子記世宜謂聖人所有皆非常人所無但
常人有之或用不用聖人則必用如當暑袵絺

經是豈無或表而出者惟聖人則必表是所以為聖人也

左哀公十七年季孫欲用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取其薄如是則以邱亦足矣弗聽十有二年春用田賦然則論語謂

十一
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孟子謂賦粟倍他日
正指此事注曰急賦稅泛書之耳杜注邱賦之
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
及家財各為一賦故名田賦

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管異之云大人之所以
言不必信者惟其為學而知義所在也苟好信

不好學則惟知重然諾而不明事理之是非謹
厚者則為硜硜之小人苟又挾以剛勇之氣勢
必如周之刺客漢之游俠輕身徇人扞文網而
犯公義者矣要離聶政之屬郭解樓護之流人
視之以為烈士自聖賢觀之非賊而何哉蓋子
路初見聖人時語故好勇亦以亂言之一類事

也厥後小邾射欲使要之而不能孔門之進德
如是也夫

夫子不答管異之云此即罕言命天道不可得
聞之旨方植之云适所論者理也滯見也數有
不必然者使許其言然則百世之下必有謂聖
人之說不可為信何以立教使斥其不然則令

天下皆倚於數之一定而不可逃則天道廢人道息更何以立教若與析言其故則強未及者以躡等非徒絮以致褻亦恐雖言不著故夫子不答使其出而激言以喻之謂此所論特君子之尚德之言已耳言外有不必然之意乃喻之非以為贊辭也世宜案管說固泥固淺方說亦

非夫子之不答而後贊之者只為不敢當适之
問又不能不取适之言原不關於立教與否也
是适非尚論古人也亦非不明其故取決於夫
子也以譏當世以美夫子耳故子不答适亦即
出有相喻於無言者朱註原體會入微不知後
人何以復爾嘖嘖

韓李筆解詞意淺陋定屬偽託昌黎習之必不
至是即宰予晝寢以晝為晝說本梁武帝原非
辨解

方植之跋七經紀聞云諸君不過自矜得見漢
儒之說以為博聞足喜又可以益攻朱一軍耳
總不顧上下文義此語可藥近今漢學膏盲

無有封而不告者趙注無以私恩擅有封賞而
不告盟主也孫疏無以私恩有封賞如成十八
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是也朱子本之而易盟
主為天子義自正大郝京山乃讀封為窆以喪
禮立言失之近管異之又以溝封為說謂與曲
防遏糴為一類亦非

乃高騶虞一發五靶集傳猶言中必疊雙也季
氏本曰禮射每發四矢集傳若謂發四矢而得
獸者五則獸多於矢意其間必有疊中者故以
中必疊雙明之朱新仲云射畢十二箭方為一
發一發五靶非一箭射五豕也十二箭乃能射
五豕耳何屺瞻云五靶五縱止於一發猶三毆

得前禽之意所以為仁之至世宜案何說最好
發讀如引而不發之發似不必以四矢十二箭
為言

甘棠小序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朱傳
本之毛傳鄭箋俱以為召伯聽男女之訟豈以
下篇行露序有召伯聽訟語而為是說歟然而

泥矣

陳風株林乘我乘駒傳大夫乘駒何此瞻案此
謂孔甯儀行父也世宜案鄘風干旄言良馬者
三未見大夫必乘駒也駒株當是叶韻毛不足
據沈守正曰既乘馬又乘駒非一往也亦見非
微行也何等圓融

鄭風羔裘洵直且侯集傳洵信直順侯美也美
其大夫之詞毛傳乃訓侯為君末章又訓彥者
士之美稱何也當以朱傳為正

其餘不足觀也已何此瞻云驕吝則無補於世
而才為天地閒之棄餘有累於已而才為身心
之贅餘餘字洗發最好

食不厭精二句何此瞻云不厭是言其工夫節
度不可苟簡不在聖心上說世宜案不厭與下
不食不使不多書法俱一例若以工夫節度為
說則此乃膳夫之職庖人之事何以記在鄉黨
不如讀厭為屬饜之饜言食即精膾即細聖人
亦適可而止無饜飫之心蓋厭與饜通書萬年

厭於乃德注飽也前漢書叔孫通傳上益饜苦
之是也

攻乎異端邢正義云諸子百家之書孔檢討引
戴東原說端頭也凡事有兩頭謂之異端言業
精於事兼攻兩頭則為害耳若楊墨之屬行於
戰國春秋時未有攻之者其說甚辨世宜案春

秋時固無楊墨然子謂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
非異端而何若云兩頭則如中庸執其兩端論
語我叩其兩端史記信陵傳晉鄙救趙實持兩
端漢書天文志懸土炭於兩端灌夫傳何為首
鼠兩端無有以兩頭為異端者至引封禪文然
無異端猶言無道也故下文接云慎所由於前

謹教於後耳豈可謂無兩頭耶

荀子仲尼篇齊桓立管仲為仲父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富人即伯氏駢本伯氏食邑也水經巨洋水注臨朐縣故城古伯氏駢邑續漢郡國志臨朐有邾邑應劭曰伯氏邑也駢即春秋齊襄公所取於紀之邾其以駢作邾

者猶以騶作鄒古或相通集注考証謂人名與地名他書無所見偶失檢耳陳士元論語類考謂書其邑之人名使相駢連尤屬假借

山徑之蹊閒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閒不用則茅塞之矣趙注以介然屬上句朱注以介然屬下句孔檢討據長笛賦以介字為絕句愚竊謂兩

閒字兩用字原自相對山徑之蹊自為一句閒
介然用之而成路為一句為閒不用則茅塞之
矣為一句於文理似亦不悖

非由外鑠我也趙注非從外消鑠我也朱子本
其說且引說文注之曰以火消金之名自外以
至內也消鑠我猶上章戕賊人無他義也孔檢

討乃据爾雅釋詁鏘美也謂仁義禮智得之則
美失之則醜美在其內非由外飾成美者也鏘
訓為美者惟詩於鏘王師毛傳用之餘不經見
以解孟子似未為確

先之勞之據集注用蘇氏說先當去聲據程允
夫引孟子勞之來之為証勞亦當去聲今則皆

讀平聲

硜硜小人哉韓李筆解曰硜硜勇敢貌非小人也小當為之字古文小與之相類傳寫之誤也世宜案此小人對大人言孟子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之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二章正可叅觀小人蓋謂其規模

卑狹與小人哉樊須也同豈宵小之謂哉傳者
不誤解自誤耳其以宗族節冠行已上以舊本
為錯簡理或然歟

壹醉日富孔檢討云壹義若壹食之人之壹壹
聚也聚醉猶羣飲之意

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孔檢討云傳曰卜之筮之

會人占之按會合之字皆从亼說文解字曰人
三合也禮旅占必三人會有三義故云會人占
之若但以為筮與卜會於文似便於義未精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翟教授引論語衍說曰
諸說皆以此為一事謂恥其言之過於行也於
義固通但須易而為之字乃可又引南軒曰言

過其行則為無實之言恥言之過則其篤行可知矣必如此說義乃可通而字蓋之字之誤又引禮襟記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世宣案禮記兩語便是此章鐵板注脚而字原不須改李進士羣經識小云以虞仲為仲雍自班志始然秦伯虞仲之讓與夷齊同夷齊並列不當獨

遺秦伯仲雍在夷齊前百餘年不當顛倒次序
仲雍為吳之君不當稱之為民亦不得為逸既
君吳國不得謂之隱居獨善斷髮文身不過順
其土俗亦無放言自廢之事疑別有一虞仲而
今不可考如夷逸朱張之比耳世宜嘗作此題
文意與此合今錄之

錢宮詹云攻乎異端何晏訓攻為治然任昉撰
王文憲集序云攻乎異端歸之正義此說勝於
古注世宜案此即孟子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
徒也之意如其說下文斯害也已已字便當作
止字解方合

吾猶及之闕文章葉夢得石林燕語曰班孟堅

引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雖略去有馬者借人乘之之語其傳必有自翟教授從其說因曰按二事大小精麤實不相並葉氏疑有馬者七字為衍文因作是說世宜按史闕文指在朝言馬借人指在野言世道日衰朝野俱變何謂不相並也又古人凡有援引輒有更易

如子告仲弓問仁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
大祭左傳晉白季則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
之則也子告仲弓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管子
則引語曰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或增或減
或前後倒置往往有之必此是而彼非此非而
彼是豈不契舟求劍也哉

子曰
子路共之三嗅而作集注兼存三說孔檢討以
訓執者為近世宜案共讀如而眾星共之之共
蓋面之而即作即海鷗羣飛之意與上文色斯
舉矣亦復吻合

師摯之始孔檢討謂此為師摯適齊而發蓋追
而歎之詞其義甚精單就正樂立論便索然無

味也

周人以栗徐巡說木至西方戰栗孔檢討云栗者西方所宜木白虎通引逸書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周初宅西故社以栗矣

孟子書高子凡三見公孫丑篇高子以告注云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盡心篇孟子謂高子注
云高子齊人嘗學於孟子鄉道未明去而學於
他術至告子篇公孫丑問曰高子注高子齊人
也注自分曉翟氏考異以為此子長於孟子以
叟稱之與尹士追蠡二章有別說與注合世宜
案尹士追蠡二高子當為孟子弟子為一人其

論衛詩疑即釋文所謂吳人徐整言子夏授詩於高行子與毛詩絲衣序所引之高子自為一人蓋與孟子同時而齒長於孟子者也趙氏溫故錄乃云本學於子夏而後又從孟子統合為一人其論似疏

詩序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孔氏正義

云以此述太子之言太子不可作詩以刺父自
傅意述而刺之趙邠卿注乃以為伯竒之詩說
見琴操或以為本韓詩皆不足據

弗與不古通用論語公冶長弗如也皇侃疏弗
不也禮記燕義司馬弗正注弗不也惟公羊傳
謂弗者不之深也段氏注說文本其說遂斲若

畫一今按檀弓士弗能死也祭義如弗勝釋文
俱云弗本作不書堯典績用弗成益稷苗頑弗
即工湯誓有衆率怠弗協西伯戡黎今我民罔
弗欲喪牧誓爾所弗勛又曰弗迓克奔史記引
則俱作不何也禮玉藻弗敢即乘服也周禮弁
師注弗作不樂記五聲弗得不和儀禮大射儀

注弗作不左襄四年傳使臣弗敢與聞周禮鍾
師注弗作不又史記一書所有不字班書俱作
弗豈亦有異也耶

左傳襄十八年傳及秦周伐雍門之菽杜注秦
周魯之大夫惠氏駁之據呂覽慎大篇齊達子
帥其餘卒以軍于秦周高誘注秦周齊域名今

以上句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末句甲辰東侵及澠南及沂文法律之其說益確

說文牛牟鳴也韓愈詩椎肥牛呼牟柳宗元牛賦

牟然而鳴黃鐘多脰此用字本義也外如前後漢書侵牟萬民則以牟為蟬詩詒我來牟以牟

為筵禮敦牟以牟為墜後漢書著岑牟單絞之
服以牟為整荀子舜三牟子以牟為眸讓下隨
舉牟光以牟為務

左傳襄十八年傳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
之廣里杜注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
有防防有門於門外作塹橫廣一里錢宮詹据

水經注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
由所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塹防門即此也防
門北有光里齊人言廣音與光同即春秋所謂
守之廣里者也防門廣里皆地名杜說非也

爾雅儀善也于曰也謂勤也錢宮詹本此以訓
儀式刑文王之典王于興師遐不謂矣三句較

朱傳似為直捷

論語慎而無禮則憇說文無憇字錢宮詹云憇當為認之譌說文認思之意荀子議兵篇認認然懼天下之一合而軋也漢書刑法志引作鯁蘇林讀如慎而無禮則憇之憇然則認正字鯁假借字憇則俗字也

攔卽儻字又同憫左傳昭十四年執事攔然授
兵登陴服虔云攔然猛貌說文無攔字錢宮詹
云攔當為儻字之譌說文儻武貌荀子榮辱篇
陋者俄且儻楊倞注儻與憫同猛也方言晉魏
之間謂猛為儻今本方言亦從手旁也

徵懲通荀子正論凡刑人之本禁暴惡惡且徵

其來也注徵讀為懲左宣十八年傳以徵求名
之偽襄廿六年傳以徵過也釋文俱云本又作
懲詩荆舒是懲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作荆
荼是徵漢羊竇道碑盜賊徵止以徵為懲

說文有版無板版正字板俗字今經傳縮版之
版與上帝板板之朽分為兩義甚無謂也又爾

雅釋器鉷金謂之鉞亦即周禮職金共其金版
之版乃又作金旁可見爾雅多為後人彘入故
中多俗字也

左宣公二年宋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
杜雖無注其為姓名無疑錢宮詹據淮南子繆
稱訓云魯酒薄而邯鄲圍羊羹不斟而宋國危

則斟為斟酌之義當以羊為御之名斟不與三
字為句細玩經文其御字叔牂正與羊名相應
則淮南說亦可通傳文後兩斟字或後人所加
愚謂吾人學古從傳不如從經考信於諸子不
如考信於六藝以淮南一語之異即欲改易經
句減損經字論似未穩即曰羊與叔牂名與相

應考經傳所載亦有不盡然者如宰予字子我而齊闞止亦何以稱子我琴牢字子開而魯叔孫輒何以亦字子開言偃字子游而晉狐偃何以又字子犯乎是皆未可據為典要也

錢宮詹云摯正字贄俗字士冠士昏二篇皆用摯獨士相見篇皆作贄蓋張淳所改唐石經本

作摯北宋本猶然世宜案說文有摯無贄其摯
字本義則握持也至也其為摯幣者儀禮外如
曲禮凡摯天子啇庶人之摯匹周禮大宗伯以
禽作六摯當為引申之義而與贄通故左傳莊
廿四年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女贄榛栗棗
脩摯作贄陸德明釋文於周禮太宰注禮記郊

特牲注表記注俱云贄本亦作摯於詩關雎傳
又云摯本作贄也

說文莫析莫大薺也段氏云此薺字當作齊許
君薺為蒺藜字則薺菜必當作齊如洛為歸德
水名則豫州水名必作雒也世宜按薺字見詩
谷風傳無注及案爾雅差薺實釋曰本草云薺

味甘人取食之作菹及羹亦佳詩谷風云誰謂
荼苦其甘如薺是詩爾雅皆作薺不作齊也且
薺原與齊通周禮樂師趨以采薺禮記玉藻作
齊今日許君薺為蒺藜則薺菜當作齊菜然則
董為鼎董而董正之董當作童乎藐為茈草而
藐小之藐當作貌乎